

新建前湖南方伯陞任山東大中丞即公祠堂
記

康熙四十有四年冬楚南士民合詞言於有司曰前方伯即公之治湖南也勤以蒞官廉以率屬順民之欲偕與休息以宣布

朝廷德意距今三十餘年而謳思勿替者如一日雖已

俎豆長郡學官未足爲公報也應請闔省崇祀名宦以光鉅典有司臚列其事以上喬適建節是邦因下所司核實皆言宜如所請已通各屬置主入祠

沅陵縣志

卷之末 藝文

矣然而邦人之尸祝者則猶未慰也蓋先生遺愛

在人愈久而愈不能忘是宜廟食茲土世世勿絕而焜蒿悽愴如或見之庶有以揭虔妥靈昭示來者遂

卜地於郡城之吉場工庀材不數月而告成事升主

之日喬齋祓拜謁祠下寮屬將吏皆在列士民炷辦

香搏頽皆前無慮千百數且有歎息泣下者既而嗣君輩以麗牲之碑不可以闕焉無辭也屬喬爲文以

記喬學識夤陋無能導揚休媿顧自念受先生特

達知者逾二十年知先生之治行尤詳且忝任封

疆凡官於斯土有功德於斯民者均宜表章懿蹟傳
信惇史而况余小子之於先生也雖不斐其何敢
辭先生諱永清奉天廣寧人初知渾源州以平賊有
功擢守贛州府引例迴避改補汾州秩滿遷東昌副
使轉湖廣下荆南道旋臬山左未一載晉藩湖南楚
省南北分司自先生始再補河南以課最加級至
三十二遂開府山東不數日卒於任先生敷歷外
僚所至俱有惠政可紀而其有德於楚南尤深蓋是
時楚南甫脫兵火熒熒子遺未安衽席彼長民者不

思拊循而噢咻之願誅求無藝以自封殖民是以益
困先生正身率下尤勤於吏事凡閭閻之利病政
治之得失侃侃持論期必達其志非苟焉已者未寶
等府溪流悍急漕運歲爲民累先生力言改折之
使得報可湘衡以南舊食粵鹽灘險道遠商民交病
先生詳請改食淮鹽至今稱利便焉其他繕城垣修
學校戶口田賦條目井井皆可垂諸久遠時上官所
爲多不忌既惡先生異已而心害其能仍撫他事
齟齬先生竟罷去先生怡然就道無幾微見詞

色士民扶老携幼環泣攀轅者相望也上官爲之愧
訕夫以 先生之宏才偉畧使得建牙列戟於湖湘
間以起沉疴而甦積困豈不大有造於斯民歟故知
先生者咸重惜之然 先生去楚南多歷年所而邦
人追思之至今勿敢替 先生之所得不旣多耶

先生再起豫藩

喬

筮仕睢陽令幸隸屬末竊見

先

生濶達有遠畧而臨事果毅執義淡堅卽賁育無以
奪之每爭事上官前務申其議必得當乃已尤善推
賢獎善郡縣吏廉潔有行能者則薦揚之必力惟恐

沉陵縣志

卷之末

藝文

三

或後然意所不可輒加譴訶不少假以故有司惴惴
奉約束維謹喬素硜拙不善仕宦獨荷 先生許可

每進謁辭色甚溫所以期待者甚厚厥後

喬

以樗材

謬邀行取微 先生之賜不至此猶憶睢陽得代時

拜辭 先生訓誨殷勤獎藉備至方期長侍門墻奉

典型乃不逾年而 先生遂乘箕尾山頽木壞負痛

良深又自慚驚下弗克稍效尺寸以報所知惟是承

乏兩浙及移撫楚南皆得與諸嗣君共事日以大義

相切劘而諸嗣君遭際

聖明致身通顯其樹立殆未可量於以世濟其美而光大前猷則先生真可以不朽矣今者瞻廟貌之聿新恍音容之如在不才如喬而得附蕪詞以詔來茲豈非余小子之厚幸哉先生性警敏通知世務之變自州刺史以至監司所治皆繁劇徵發期會不嚴而辦爲臬長平反大獄全活者甚衆已具載志傳故不備書 昔

康熙四十有七年孟冬上浣之吉

賜進士出身巡撫偏沅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

沅陵縣志

卷之末

藝文

四

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受業武進趙甲喬頓首拜撰

沅陵縣志

卷之末

湖廣辰州府沅陵縣知縣卽廷棟修

教諭張佳辰編

雜記志

志曰雜義之稗餘耳猶滄瀛之府織流泰岱
之不遺寸壤也以其俚也不登正俎以甘微
也不列大綱或事之誕焉或言之諧焉博物
者往往畸見畸聞資丹鉛油素之助則細末
之不忽亦可示其並存乎風土各異俗尚多

沅陵縣志

卷之末

雜記

僻不妨爲一隅撫拾也志雜記

沅邑皆江右來者北河粟姓一戶獨係老籍今其家臘
猶從秦時令族丁甚蕃多工藝匠豈真秦人之後歟
蓮花池向姓者其祖向老官傳曾爲上保將軍今其
家賽祭甚虔占驗吉凶土人祀五谷神亦列其位土
司中皆祀之考馬希範征苗時有向元保爲將又考
元時有向元和以征苗功加將軍職後入朝歸日在
桃源渡酒醉而死家人葬其柩曰黑墓崗上苗甚尊
稱之

辰無螾蝦無菱藕之類城北蝦井獨有蝦可數以爲異城北有蓮花池花甚茂亦無藕可取

九頭鳥聲似笙嘗以夜來聞其聲者擊銅盆放火鎗逐之江賦曰奇鶻九頭爾雅云鶻糜鴟是九頭鳥也俗謂之鬼車通考云見則主兵荒沉地聞其聲必於夜候一歲中或二三次

馬希範僭楚王嘗作殿刻沉香爲龍飾以金寶抱柱相向希範居中冠幘頭角長丈餘以象龍角諸院宇僕從極烜赫文武之道未嘗留意時謂之酒囊飯袋

沅陵縣志

卷之末 雜記

二

然其平苗蠻也立銅柱以鎮其界又自謂伏波之裔建馬王廟以表其功辰人至今德之祀於名宦或曰其將劉勅與有力焉學士李弘臯實主策画則希範亦有知人之長矣

池蓬司有一山產石可作硯作屏石上花木山水甚精色微黃質堅而紋細不減鼉硯石昔有人得一段琢爲硯寶之今土人恐取石致擾不復指其山欲採者終不得所在

辛女崖不知其義何自起昔人有辨之者爲存其說

按紀所載高辛氏四妃生稷契堯摯及伯奮仲堪八
庶子皆有紀籍卽堯女舜妻亦必載之使辛女果化
爲石亦必不遺矣而胡寂乎無聞也夫毫之去盧溪
四千餘里其女安得離帝閭而至此也不辯可知其
爲妄雖然化碧化石理或有之一則忠義之氣未散
一則鍾乳之味入腑故耳辛女無故奚爲至此而化
耶

傳有杜女詩並序自長沙來辰人誦之今紀其序曰
余辰之城南杜氏女也父偕公母姜氏生余一女與

沅陵縣志

卷之末雜記

三

兄弟兩人母孕余之夕夢一女子玉聲璆璆向母而
揖自號英台小姐欲就母相居母覺而孕遂名曰小
英余媿適郭東王氏善刺繡早寡余就學之頗工余
舅父姜伯仁邑庠士也余祖與父俱博士弟子員舅
嘗喜余聰欲訓之字母聽之延於家之小園挹涼軒
取古今閨詞一一詳訓其博及古今詩詞歌賦悉貞
人節婦語錄他不敢泛余讀木蘭詞及黃崇嘏傳未
嘗不心鄙以爲女子溷跡男兒縱完璧亦涉身危險
切切非之甲午王師掃蕩及辰以左右舉足實難兩

全母攜之入山數月兵大括山懸崖峻壁鳥飛不及者攀援而上余爲小軍所獲當求死不得小軍進之主帥復恐不免因泣淚跪曰此身敢不相依奈母昔年病沒有盟誓齋持三年報本今兩載十月矣尚欠兩月俟回向畢沐体薰衣以充下陳所甘心也不然惟求一死將軍姓曹有母事之且孝聞余言泣下竟如約蓋洋洋洞庭余非不能死也恐以一片丹心投之荒煙野水中遂無知者時當大比碩士大夫俱集黃鶴白雲間且節鉞楚與鎮撫楚者咸具特識余里

應選亦必有人是蓋六月廿四也主帥晨起以一鏡贈余余拜而私祝曰彼欲鏡圓吾恐鏡破耳主帥素憐余不欲避之舟中以漢上一室相儲日午余知不免復給之曰感君恩寬至此恨啣報無地余粗知筆墨昔不敢言今不敢再諱矣余母爲他軍投之湖畔今與好合骨肉之情寧忍恣乎敢借一紙作祭文江上祭畢遂終身偕老矣主帥諾給之余私笑曰非祭母也實作絕命詞以傳千古傷心事因賦詩十絕以油衣裹之納於胸前至晚祭母滔滔大江東去庶得

與波上下以免此身之辱耳江神有靈或擁余於驚濤怒浪得傳不朽亦非所敢願也詩十首附

家園一別已經春此日含羞到漢城忽下將軍搜括令教人尚敢惜餘生 骨肉徑辭弟與兄依人千里夢常驚歸魂願返家園路報與雙親已不生 遮身猶是舊羅衣夢入瀟湘何日歸遠涉風濤誰是伴深遙祝兩靈姬 少小佇画閣時詩書會托母兄師濤聲夜夜悲何極猶記挑燈讀楚詞 常年閨閣惜如珍何事相隨逐水濱寄與雙親休眷戀入江猶沅陵縣志

卷之末雜記

五

是女兒身 征帆又說過雙姑掩淚滾滾怯夜烏塋 余魚江波底沒不留青塚在 厭聽 兒帶笑

歌幾迴腸斷嶺猿多青鸞有意隨王母空教人間設網羅 生前猶是未簪時身入狂瀾嘆不齊河泊有心憐薄命東流直遶洞庭西 影照江干不勝悲水辭鸞鏡缺雙眉朱門空教成秦晉死後相逢總不知 圖史當年講解親殺身自古欲成仁簪纓雖愧奇 男子猶勝王家共事臣

按序與詩杜氏真奇女子也其節貞潔其才穎秀

其志悲苦足傳千古卽其帥能不威逼聽之從容就義亦知以禮自持者可並傳也但事屬傳聞疑信參半未敢遽登之節烈中且序與詩句義理通朗具大識力似非女子輩所能辦或好事者託而爲之使其信也其忍竟湮沒也乎附載於此

醫學孫起鳳性穎異精叔和脉理 督憲郭公過辰

患病篤投劑卽愈携至武昌數月給匾旌之嘗因縣東三都連年疫不止乃齋戒具祝文投 府城隍欲竭貲往施藥情甚剴切夜夢有引之行者起鳳將至

沅陵縣志

卷之末 雜記

六

其境而疫止豈誠足感神乎至其仁術存心不辭勞不計利亦抱義之士也祝詞附後 康熙四十三年月日沅陵縣醫官孫起鳳謹洗心竭忱虔告於本府城隍尊神之前曰天子理陰陽育萬物爲天地神人主於是乎建百官以治人宣陽氣也祠百神以治鬼理陰氣也人鬼不侵瘟疫不生然後四海成平人物遐齡今天下之清晏極矣獨聞沅陵東隅民遭疫疾染其氣者或至滅家嗟嗟窮民遭此大變衣衾棺板從何設辦親戚朋友誰敢過而問焉 鳳爲醫官以治

病爲生業雖以糊吾口亦曰聊以救陰陽之偏濟人
利物云耳今疾勢如此而惟利是視漠不介意鳳將
何以爲心不揣愚昧將察病之所自起借貸費本立
一方以救此哀哀之窮民而未敢擅也夫 明神之
祠地土保人民其威足以攝妖魔而明足以照四境
豈待問哉使疫鬼之作孽原非天意則 明神之力
必足以撲滅使無遺迹乃漸延漸熾得無奉 上帝
命乎 鳳人也智不足以察此特請命尊神懇賜降監
察我寸心告我以夢明言勿隱 神其許我乎則奉

神之意達神之力神且牖予心使藥石有應一切藥
本 鳳不敢問若已奉 帝勅勢不可回 鳳力幾何安
敢與爭惟大命是聽敬求一夢以決行止謹告

自瀘溪而上皆奉北地天王最靈威不可犯紅苗中
亦敬事之每出掠邊境必先宰牛賽願男女聚禱或
曰卽謹兜也亦曰都貝天王

苗中山勢極險如紅巖板橈雲霧諸山皆人跡莫至
其天星寨者孤峰獨聳下石上土有泉不竭昔傳有
兵圍年餘苗擲數十斤巨鯉而下山頂寬平可容數

千餘家山身四面如削莫可扳緣惟近北一處稍有層級可挂梯而登如猱升木

椽木營吳辣兒盤踞之所也其地形如鍋底東西濶三四里南北長五六里中列大魚塘數口此皆苗地苗之所在卽沉之害也因並志之

刀耕火種沉俗之可憫也因偏山斜坡十月內外倩工十餘人焚草砍樹前者鏟土後者佈種內二擊鑼鼓者唱秧歌聲徹山谷鼓催則力加勤每人朝散米糍一塊重二斤婦女皆擔酒飯背種子同苦作種蕎沅陵縣志

卷之末 雜記

八

及麥山成熟地春冬無大雨雪其收甚倍周禮籥章擊土鼓以瓦爲匡以革爲面函籥中春書擊土鼓敝函詩以逆雨中秋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吹函雅擊土鼓以樂田峻國祭臘則吹函擊土鼓以息老物楚中俗惟沅陵猶仿之以迎春日楊溪舒溪村民各係土鼓一面於脅左約數十面擊其兩頭繞行官長前又沿門擊鼓和歌謂之打春鼓其鼓長三尺許以木爲匡以革爲面用黃土塗其面一寸許其聲謦謦然清而不揚獨迎春時用之向兆麟

有迎春詞云青旂綵仗出東郊春鼓塗泥滿路敲爭道來年田事好芒神先討竹栝箋辰俗信鬼凡事必先討箋子箋用兩蚌壳或用竹根

沅人性多剛燥喜鬪一日有戴姓萬姓二人因事忿爭相持而鬪先定輸者自服笏無敢解釋者但囑曰莫兩傷也從酉至戌鬪彼此不服次早復鬪攘背揮拳如雨注如石落聲响不絕旣皆疲各踞市舖案暫憩四目猙獰視忽又起鬪頃各歸食出鬪如初巳至午刻矣萬姓者不勝呼曰止抱屈而去觀者盈笏以沅陵縣志

卷之末雜記

九

爲其鬪亦有禮焉後凡好鬪者可知返矣辰俗巫作神戲搬演孟姜女故事以釀金多寡爲全部半部之分全者演至十餘日荒誕不經里中習以爲常向兆麟有神巫行云汝有病何須藥神君能令百病卻汝祈福有嘉告神君福汝萬事足走迎神巫吹角嗚嗚巫來降神牲體具陳牽羊執豕神具至只殺豕剖羊神保是康坎坎擊鼓備極媚嫵神馮巫語汝翁病行愈錫汝以純嘏拜送神巫剛出門阿郎哭翁已聲吞走過東鄰還歌舞今年高廩富禾黍明年

多財復善賈事事稱意惟憑汝願唱一部孟姜女
騷沉芷今山谷中甚多皆曰蘭其花有紫白青色白
者氣香種分四季以秋爲貴長葉叢莖與建蘭同城
中無不大盆供之者楊尉之昌愛蘭手自殖朝夕培
護每春日遣人採滿船載歸擇其尤者殖之几席間
芬芳襲人題其署曰雲綺一日令長稔知其氣勝者
昇之去尉懊恨數日遂不復言蘭事按芷香草也騷
言沉芷澧蘭究無甚辨

沉人歲以採葛爲業因呼葛爲大戶元時有向元和
沉陵縣志
卷之末 雜記
十
爲邊將入朝云辰州所恃者惟葛大戶人多駭之後
黃國寵作葛大戶傳文甚煩不悉載

俗傳歌死哭嫁其習陋矣然考其意歌死者猶古蒿
里薤歌之謂也凡出殯家親友相聚哀歌以助悲思
後漸失禮或攜酒叫號至不知其所歌何詞俗之變
也哭嫁亦猶母命之謂也女方遣嫁尊親老嫗相與
痛切訓之非曰不善乃或女子羞澁涕泪不禁因故
爲歌嘆以解其意則滿堂皆哭聲矣至歌喪必倩一
種善歌之人哭嫁亦倩善哭之婦遂成陋習若得賢

有司示以禮教編古冠婚喪祭之儀家喻戶曉庶雅
化之可易也

常辰間傳馬伏波卒其所穿石窟有巨蛇如百斛大
船人指爲其餘靈也伏波當駐軍時以地多瘴令合
茗葉茱萸芝蔴鹽米研爲湯名五味湯今桃源家家
皆然沅邑亦有之數千年遺風不變伏波之威德真
遠矣

